

大连。为此，日伪当局又赏他治丧费1万元，并进行“国”葬，还发给他“建国”功劳金30万元，作为对他卖国求荣的酬报。

伪立法院长赵欣伯^①

国 史

受荐于本庄繁

赵欣伯，字心白，1890年生于河北省宛平县柏彦庄（今属北京市区）。青年时代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法学，于1925年获得日本文部省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

1926年赵欣伯归国。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本庄繁，以日本驻外使团的名义向张作霖推荐赵欣伯。张作霖本来没把赵欣伯放在眼里，但是考虑到与日本使馆的关系，遂委任赵为东北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组成安国军政府，赵欣伯任外交部条约修改委员会委员。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赵欣伯随奉军返回奉天，任东北法学研究会会长。

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持东北军政。赵欣伯追随杨宇霆、常荫槐等人反对张学良易帜。他一再向人表白：“我虽卧病在床，还是一再给汉卿写信，好言相劝，详细分析大局，苦心进言，不走日本路线是没有出路的。”

^① 作者在文字上进行一定程序的润色、加工，文中的人物对话部分需参阅亲历者的有关回忆文稿。

“助日为虐”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急欲吞并中国东北，日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于9月20日出任奉天市长，迫使原沈阳市长李德新于9月21日办理移交手续。为时不久，日本侵略者发觉原有中国官员不肯与日本人合作，纷纷逃避躲藏起来，沈阳混乱的局面难以收拾。于是诱使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阚朝玺等人于9月24日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在关东军的操纵下于第二天向本庄繁递交《请愿书》，请求关东军不要撤兵，维持地方秩序。9月26日，赵欣伯等人又受关东军的指使把“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在日本首席顾问金井章次等人的操纵控制下代行辽宁省政府的职能。

赵欣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驱使下又拼凑商工农学“辽宁省四民临时维持会”和“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策讨论会”。9月28日，与“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共同发表所谓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所谓的“新独立政权”。赵欣伯逢人便讲“现在凡事我们都应该听日本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可不要还是执迷不悟地给张汉卿干了。如若还给他干下去，那就是自取灭亡啊！”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操纵赵欣伯等人摇旗呐喊，伪装独立自主，但是，欲盖弥彰，依然逃不脱世界舆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谴责。日本陆军中央部亦感到关东军赤膊上阵，派土肥原贤二充当奉天市长未免过分露骨，不得不向关东军司令官发出训令说：“关东军直接实行军政不够妥当，关于地方行政只应做到维持治安的程度。”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对土肥原贤二出任奉天市长也向关东

军提出异议。总领事林久治郎为了此事曾特意会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他开门见地质问：“司令官阁下派土肥原大佐代替中国官吏出任奉天市长，是否意欲在满洲实行军政？”本庄支吾其词地说：“请不要误会，土肥原出任奉天市长纯属于维持治安秩序的需要，乃临时权宜之计，绝无实行军政之意。”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认为由中国人接替土肥原任奉天市长已是事不宜迟。于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出马，劝诱赵欣伯出来充当伪奉天市长，为日本侵略者解了围。

充当伪奉天市长

赵欣伯充当傀儡后，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命。他在接任奉天市长任期内曾亲笔做了如下记载：

一、市长在任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缺乏经费。向来，市政公署的大部分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所得税。但事变后市面混乱，商号无利，征税实不可能。除市政公署经常经费外，还有金奉天4000名巡警的薪金20余万元，以及救济难民等的经费，只好从财政厅暂行挪借。

二、我虽文人，但有管理警察之素养，故屡屡亲自率警讨匪并经常巡逻市内，以示市长之健在，藉以消除流言。

三、关于安民之策，必须投民之所好，安定公安秩序，努力取悦于民。

赵欣伯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不以为耻，反而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解说：“现在国内都说我做官卖国，他们都把官看得太重了，以为做官就能发财，什么都有了。他们不知道现在加在我身上的事务有多么重，我简直要忙死了。这是为的啥？还不是为了沈阳的老小安居乐业，家家幸福，户户太平吗？至于卖国不卖国，不是在手段和程序上，我们要看结果。”

结果怎样呢？“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代替辽宁省政府掌管、行使一切大权，但两个多月来，政绩不佳，政令难行，它的威令远远未能达到辽宁全省58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换马，起用被软禁的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于是赵欣伯又受命前去诱降。

诱降臧式毅

臧式毅，字奉久，1885年生于沈阳城南三道岗子村。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张作霖时期发迹，成为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1930年任辽宁省主席。

“九·一八”事变爆发，臧式毅急忙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商讨对策。由于受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约束，一筹莫展。第二天，日军攻入沈阳城，臧式毅劝说荣臻速去北平向张学良告急，火速采取有效措施平息日军的武力行动。荣臻点头表示同意，并说：“沈阳城已非久留之地，为安全计，我请主席和我一同去北平禀见少帅。”臧式毅回答说：“我是省主席，是一省之父母官，在这种时候我不能走！请参谋长不要顾我，速速启程吧。”

荣臻刚刚离开臧式毅，臧公馆就被一个分队的日本兵监视起来了。臧式毅无可奈何只得听天由命了。9月22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突然窜入臧公馆，他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劝诱臧式毅降日，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实行自治。臧式毅表示：“我身为辽宁省主席，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和张学良将军的指示以前，对于本庄司令官的意见碍难接受，请原谅。”

板垣走后，臧式毅躺在炕上深深地吸了几口大烟，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但是并没有能驱走心中的烦恼。突然，外边传来一阵乱七八糟的脚步声，关东军参谋今田新太郎大尉带着几

名卫兵没容仆人向臧式毅禀报便闯进了房中向臧式毅说：“本庄司令官请臧主席阁下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有重要事情相商。”臧式毅虽然觉察到事情不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无可奈何，不得不随同今田大尉乘汽车前往关东军司令部。但是，汽车并没有开往关东军司令部，而是开进商埠地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闲着的公馆，把臧式毅软禁起来了。臧式毅软禁在这里饮食供应倒也丰盛，连他抽大烟的烟具和鸦片烟都准备好了。他每天也只好吸鸦片、看看报纸消磨时间。当他从日伪报纸上看到袁金铠等人组织维持会，代行辽宁省政府职权，于冲汉任“自治指导部”部长，发展扩大各县“自治”运动等情况后，心中十分不悦，他想：“我臧式毅是中央政府委任的堂堂正正的辽宁省主席，现在我尚在辽宁，袁金铠、于冲汉这些不知趣的老家伙竟然肆无忌惮地混水摸鱼，成何体统？”他在气恼之余，又一转念：“可是事到如今身陷囹圄，已有两个多月了，假如如此下去，岂不是不知不觉地造成‘大权旁落’、‘大势已去’的既成事实？后果将不堪设想……”臧式毅的心灵深处不由得蒙上了一层阴暗的影子。

就在这时候，关东军指使赵欣伯频频地接近臧式毅，加紧进行诱降活动。有一天，赵欣伯来到臧式毅的身边。他以十分关心的语气说：“现在的辽宁省政府虽然是衙门依旧，可是景物已经是全非了。如果主席现在还不及早下定决心，将来大权势必旁落在袁金铠、于冲汉这两个老东西的手里。到那时候别说少帅回不来了，就是回来了，恐怕他们吃到了嘴里的东西，也是难吐出来了。”

赵欣伯这句话说到了臧式毅的痛处，心里不由得震动了一下，并且脱口而出地说：“既然是这样，那么依你看应该怎么办好呢？”赵回答说：“依我看主席不如干脆地答应了日本方面的

要求，就任奉天省省长，相互心地无猜地合作共事。再说，日本方面一再声明对东三省没有任何领土欲望，只是希望我们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政权，与日本帝国友好往来。”

臧式毅认真地听着，心里仔细地盘算着，脸上并没有露出反对的神色。赵欣伯看在眼里，心中十分高兴，他又加一把火说：“所说的独立自主，这和东三省易帜以前，大元帅活着的时候的政局是差不多的。那时的奉系、直系、皖系不都是各有各的地盘，独踞一方吗？所以，我想主席办事应该灵活一些。不然的话，一味和日本方面做对，后果必将不堪设想。这是为主席着想，对不对请主席考虑。”

赵欣伯看臧式毅认真地听着，沉思不语。便又趁热打铁地说：“我已反复地想过，主席总是住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如果没有个脱身之计，时间久了，怕是凶多吉少。假如答应日本方面的要求，跟他们合作共事，周旋一时，待少帅回来主持东北政局时，主席也可以说这是避免冲突，不做抵抗的一种方法。假如少帅真像日本方面说的那样，永远也不可能回到东北来了，主席实行独立、自治，恢复大元帅在世时那种三足鼎立，割据一方的局势，辽宁省的大权照旧是紧紧地掌握在主席的手中，他人岂能染指。假如东三省能够实行联省自治，辽宁历来都是三省之首……”

赵欣伯主观臆造，信口雌黄，说得天花乱坠，条条是道。臧式毅听得血迷心窍，异想天开，暗暗地反复自忖：“赵欣伯说的也是道理，不然的话，倒也难寻找出一条出头之路。”结果臧式毅由动摇演变到从根本上丧失民族气节，他试探着说：“这事不知日本方面有何打算，不知是否会改变初衷？”赵欣伯则满有把握地说：“请主席尽管放心，日本方面是绝对不会改变原来对主席的态度的，此事完全包在我的身上了。”臧式毅碍于身分，不

便直言，遂含蓄地说：“此事就请你看着办吧。”赵欣伯急忙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办，保你满意。”

挟嫌报复

第二天下午，赵欣伯又来到臧式毅身边说“我把咱们的打算跟本庄司令官都谈过了。他非常欢迎主席出任奉天省长主持全省大计。因为他事情太多，特意安排板垣征四郎和驹井德三跟主席会面，商议主席就任奉天省省长的事宜。现在就请主席穿戴一下，然后咱们就上车吧。”

臧式毅在赵欣伯的陪同下来到板垣、驹井的住处沈阳旅馆，下了汽车。只见板垣、驹井已等候在门前，二人急忙走上来迎接臧式毅进入客厅。下女双手托着茶盘献上茶来，恭恭敬敬地退下。

板垣装出满脸歉意地说：“实在对不起，委屈阁下了。听说阁下谅解日本帝国的立场，愿意真诚合作，太好了。欢迎，欢迎！”

驹井也满脸陪笑地说：“无论是维持会还是自治指导部，均是过渡性质的机构，不能做久远之计，所以本庄司令官决定仍由阁下照旧主持奉天省政府的一切，实行独立自主……”

在板垣、驹井的甜言蜜语诱惑下，臧式毅决心听命于日寇，遂向板垣、驹井表白：愿尽绵薄，讲求两国亲善之道，以便对中日友好有所贡献。板垣、驹井听了后，皆喜形于色，表示欢迎。

12月13日，臧式毅获释，由赵欣伯陪同乘关东军派的专车，返回臧公馆，准备就任伪奉天省长。15日上午，臧式毅在赵欣伯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伪奉天省省政府，只见大门的左边挂着“奉天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牌子，右边挂着“奉天省政

府”的牌子，心中好不自在。走进办公室，臧式毅一眼就看见原省主席的会客厅成了“奉天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委员长袁金铠的办公室，心中更是不悦。

正在这时，袁金铠、阚朝玺等人从维持会委员长办公室出来，蜂拥而至地向臧式毅道喜祝贺。袁金铠不知好歹絮絮叨叨地向臧式毅介绍维持会成立以来的情况。臧式毅越听心里越烦，不禁发怒地说：“我这次回来，是本庄司令官让我照旧主持辽宁省政府的，现在这个样子，我还像个什么主席？”

众人听了十分尴尬，不欢而散。赵欣伯讨好地说：“请主席息怒，一会儿我就叫他们解散，把维持会的牌子摘下去。”

当天下午，赵欣伯带领50余名武装警察把维持会办公室围了起来，他虎视眈眈地面对袁金铠、阚朝玺等人说：“我通知诸位，维持会必须马上解散！”

众人闻听不由得一愣，觉得事情来得突然，当时阚朝玺压不住心头的怒火，指责赵欣伯说：“赵市长，你是维持会的副委员长，解散维持会事前为什么不跟委员长和众委员们先打一下招呼，商量一下？你故意搞突然袭击，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赵欣伯毫不理会，态度非常蛮横地说：“你听不听吧？”

阚朝玺把桌子拍得乱颤，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说：“我不听！”

赵欣伯瞪着眼睛冷笑着说：“你不听也得听！”你们敢不给省长倒地方，我叫人把你们轰出去！看谁能硬过谁？”

“你敢？你带来的那些人顶个屁！”阚朝玺吵吵喊喊地来到屋外，站在台阶上指着警察大队长说：“常守辰，你来干什么？是冲我来的吧？这一套我见过。我姓阚的外号叫阚大刀、阚屠户，从来不怕这个！警察弟兄们，你们如果和我姓阚的过不去，不要客气，请把我枪毙了好了。若是不好意思的话，我可以转

过脸去。”阚朝玺一边说着一边把脸转了过去，用手连连地拍着胸脯说：“来，往这块打。”

常守辰急忙说：“请别误会，我们本来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阚朝玺轻蔑地说：“哼，别跟我来这一套！”

赵欣伯见阚朝玺不买他的账，遂又换一副面孔说：“这可是本庄司令官的意思，我可不敢假传圣旨，把话说到家了，听不听全由你们了。”

这时大家已经把阚朝玺由屋外推进了屋里，见赵欣伯的举动是有来头的，不敢等闲视之，反复商议了一阵子，也只好提出辞职解散维持会。大家愤愤地说：“赵欣伯真是倚仗人势，欺人太甚！”袁金铠十分忿忿地说：“唉，尔是中山狼，得势更猖狂！”

这场风波，原来内中有些缘故。解散维持会虽然是关东军的主意，但是采取这种方式却是赵欣伯从中作怪，伺机泄私愤，挟嫌报复。

陷害阎廷瑞

解散维持会之前，曾任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财政总长、东三省边业银行理事长的阎廷瑞，奉张作霖五太太寿夫人之命，求赵欣伯帮助提取存款。当阎廷瑞如实地向赵欣伯谈了他的来意之后，赵欣伯却大敲竹杠，说：“寿夫人既然还没有忘了我，在下当然是遵命照办。只是如今上上下下眼目甚多，都需要打点打点方能行事。”

阎廷瑞见赵欣伯要敲竹杠，只好硬着头皮说：“等事情办成，一切好说。”

“那就先拿过来20万元先通融通融吧。”赵欣伯开了价，阎廷瑞闻听大吃一惊，他未料到赵欣伯的胃口竟有这么大，遂推

托说：“现在我手中无钱，待提出存款时，一定如数送上。”赵欣伯不依，结果双方相持不下。

后来此事被他人知道，背地里对赵欣伯有所非议。赵欣伯恼羞成怒，顿生歹意。他愤恨地想道：张氏父子的金银财宝无数，我受用20万元只是一个小小的零头，算得了什么。阎廷瑞既不肯拿出钱来，又背地里败坏我的名誉，实在可恨。这回我叫他领教领教我的厉害！

赵欣伯想得得出做得出，他向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密告说：“最近有一张氏政权要人阎廷瑞秘密潜入奉天。此次，他受张学良秘密派遣，表面上说是替人提取存款，实际上是为张氏侦探关东军的秘密，必有大的行动正在谋划之中。”

三谷清立即派宪兵逮捕了阎廷瑞，严刑拷打，只一个星期，阎廷瑞便被活活折磨死了。袁金铠、阙朝玺对于阎廷瑞之死曾表示同情，他们议论说：“赵欣伯做得未免太过分了。即使阎廷瑞不肯行贿，又有把事情泄露出去之嫌，亦应看在大帅的面上饶他一死。”这种议论被赵欣伯知道了，他怀恨在心，遂急不可待地施以报复，演出了一场闹剧。

登上伪立法院长的宝座

1931年12月16日下午1时，赵欣伯陪同臧式毅前往关东军司令部会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3时30分，臧式毅发表通电就任伪奉天省省长，成为被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傀儡。1932年2月16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于沈阳召开伪满洲国建国会议。当时以臧式毅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实行联省自治；以熙洽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恢复帝制。正在双方争执得互不相让的时候，赵欣伯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诸位别争了，我这里有个方案看看行不行。我认为实行联省自治不符合国情；实行帝制不符合民

心，最为符合国情民心的是宣布东北四省独立，和南京国民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建立一个以宣统为元首的新国家。请诸位审议，看看是否可行。噢，我说明一下，我这个方案是本着本庄司令官的意思制定的，并且又是经过本庄司令官看过，完全同意的……”结果，臧式毅、熙洽的方案均被否决，采纳了赵欣伯的方案，确定2月18日发表独立宣言，3月1日建立伪满洲国。3月8日下午3时，赵欣伯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及汉奸们簇拥溥仪由汤岗子乘火车到达长春。翌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赵欣伯也跟着青云直上，就任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关东军以机密费项目犒赏所谓建国有功的汉奸，赵欣伯获得建国功劳金40万元。

赵欣伯以为伪满洲国立法院可与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议会）相提并论，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亦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于是他飘飘然忘乎所以，欲大展一番宏图。他把立法院视为自己的天下，一味增设机构，扩大编制，安插重用亲信，网罗树立个人势力。对于关东军派来的日本官吏不但不以太上皇相待，反而表露出不欢迎的态度。他随时向人流露说：“关于日本方面的事情，包括风土人情我全熟悉，日语我全精通，立法院没有日本人一样能把事情办好。”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赵欣伯已是一头居功自恃拉完了磨的驴，没有多大使用价值了。1933年秋以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的名义委任赵欣伯为“满洲国宪法考察团”团长赴日本考察，为期1年。赵欣伯在日本只能把日本宪法搬来抄抄摘摘而已，别无他事可做。1年期满，关东军提醒赵欣伯说：“赵院长应该申请辞职了。”赵欣伯坚决不肯。日本帝国主义考虑对赵欣伯做免职处理影响不好，恐怕不利于拢络其他汉奸，遂派已卸任的伪满国务院第一任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出面调解，说以利害，赵欣伯

这才提出辞呈，获辞职金30万元了事。从此侨居日本。

1938年，赵欣伯回国，定居北平。有一天，旧友傅文郁对他以良言相劝说：“当今世界做人实在难，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更难。不过做一个中国人总该有点良心，不要忘了自己的国家，连国格、人格都不顾……”

赵欣伯没等傅文郁把话说完，便笑而接下去说：“唉，人生在世几十年，不图名利又图何？日本人还是很要强的，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民族，中国要富强，还应该和他们亲善。”不久，赵欣伯又投入日伪的怀抱，充任王克敏华北伪政权顾问。

敛财知多少

赵欣伯的人生哲学是“不图名利又图何”。“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立即会晤赵欣伯。他向赵欣伯诱以可乘事变之机招财进宝，劫窃官财民物大饱私囊。条件是与日本合作，为日本侵略东北效命。于是他组织维持会、充任奉天市长、积极参与筹建伪国，被称为“满洲国的产婆”。他肆无忌惮地大发国难财，侵吞了张作霖家族的大量财产，更贪婪地收割民脂民膏为己有，并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大发横财。于是一跃成为爆发户。他的百万家私究竟有多少财产谁也说不清楚。仅从赵氏在北平被强抢案和日本东京赵氏产权案中，便可见其巨富了。

1949年8月3日夜，北平市地安门内旧鼓楼大街小石桥1号赵欣伯家被人持枪强抢。市公安局内五分局闻讯立案侦破。关丽云供称：“我系孀居，37岁，有男女孩5个，夫故即在赵欣伯家居住。因我家没有生活，我给他家做活，他掌管我们的生活。赵欣伯是我姑夫，他是汉奸，保外就医。赵欣伯住在前院。今年3月他家被查封时，赵欣伯之妻，也就是我姑母乘乱时拿到我

室内一个皮箱交给我藏起来了，逃避了查封。8月3日夜8点多钟，突然有3人入院说是查封检查。有一匪将枪拿出不叫我们出门。有一个多钟头之久，我们听不见有人行动，始知他们走去。我们进屋始知我姑母所存皮箱并人民币7万元等被匪人抢去。”

经侦察此案乃结伙持枪抢劫犯李连仲等人所为，并将有关人犯全部捕捉归案。抢劫赵欣伯的物品计有：金锭16个，重1.655斤；纯金壳挂表1块，纯金壳怀表3块，钻石手表4块；金钻石戒指、白金戒指各2支；金钻石耳环、白金西服纽扣各1付；金手镯、金表链、金项链、金镶翠带扣、金别子、金蝴蝶排子，白金猫眼别针各1支（挂）；宝石戒指6支，翠戒10支，翠玉镯3支，翠耳环2付，翠衣坠1付，猫眼翠别针2支，翠项链、珍珠项链、翠扳指、翠蝉、翠葫芦、翠花、翠圈、翠方块各1支（挂），还有一些其他物品。

1951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四分局依法传讯赵欣伯。传说这一天赵欣伯因脑溢血猝死。实际情况是赵欣伯乘坐人力车去西四分局途中，自感恶贯满盈，自杀身亡，时年61岁。他死后，他于1943年9月藏匿在东京他的住宅楼下地下室保险柜里的金银珠宝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各路骗子，假冒赵欣伯的遗嘱或儿子妄图继承这笔财产，酿成赵氏产权纠纷案长达30年之久。1984年9月7日，扑朔迷离的赵氏产权案终于大白于天下。日本东京家庭裁判所作出判决，家住北京的赵欣伯遗孀赵碧瑛、赵宗阳母子胜诉，为赵氏产权的继承人。这笔财产时价几十亿日元，计有：长18.3厘米、宽1.4厘米、厚0.7厘米的金条8根；长6.8厘米、宽2.1厘米、厚1.1厘米的金条19根；金镯子、金扣子、翡翠环各2个；翡翠盾、翡翠宝石戒指、银化妆盒等物若干；东京成城町和箱根仙石原等地土地2.75万平方米；箱根别墅。在寸土如金的日本，只是这些土地便是一笔巨

大的财产了。从赵氏被抢案和赵氏产权案，不难看出在国难当头之际，赵欣伯敛财知多少了。

我所了解的吕荣寰

金名世

吕荣寰，字维东，1890年生，辽宁省抚顺县人。其父以农为业，有土地三四十垧。吕荣寰在民国初年考入奉天省立第一中学，因急于求成，只念了二年，就报考当时的一些国立大学，结果是名落孙山。事出无奈，又跑到南京，投考江苏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念了三年，好歹对付毕业了。

毕业后，他与亲密同学王绍先在沈阳租了李氏老头三间房，开办了律师事务所。王绍先小有才气，长于文笔，而吕又能说善辩，两人挺合手，合作了几年，直到王绍先在吉林省森林局长李铭书那任了科长，吕也当上了议员才散伙。

吕荣寰这段律师生活赚了不少钱，当时正值奉天省议会改选，他就回到乡里大肆活动，奔走拉拢、联络运动，对有选票的人，不是请客，就是送礼，千方百计，把选票拉到手，由律师一跃而为省议员，从此他走上政治舞台。后来吕荣寰又由议员大肆运动竞选议长。与他竞选的是杨宇霆支持的李端，双方不相上下，杨宇霆派宪兵监视选举，以期帮助李端选成。但手段高妙的吕荣寰，在压力下顶得住，竞选的结果他当上了议长。而杨宇霆大力帮忙的李端，只因四五票之差，闹了个副议长。吕荣寰当上议长后，有了政治资本，于是他就大显身手，进行活动。按旧社会的逻辑，当上了官，必先拜客。吕荣寰当上了议